

安格尔 论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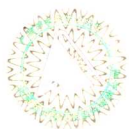
INGRES ON ART

There is true color, there is nature
without exaggeration, without forced
brilliance! He is exact.

Fine and delicate taste is the fruit
of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安格尔 著 / 朱伯雄 译

有一种真实的色彩，自然，没有夸饰，
没有强加的绚烂——这就是准确。
广博精深的趣味——这是教养和实践经验的结晶。



安格尔 论艺术

INGRES
ON ART

安格尔 著 / 朱伯雄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格尔论艺术/(法)安格尔著;朱伯雄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

ISBN 7-5633-4499-3

I.安… II.①安…②朱… III.艺术理论
IV.J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4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北关闸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北关闸管理所院内 邮政编码:1011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5.75 插页:32 字数:10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 序

19世纪初以新的姿态崛起于古典主义画坛的安格尔的艺术,在法国曾引起很多争论,但他的造型能力却从不同角度博得了当时人们的一些承认。他一生没有写过任何著作,给后人留下的唯一文字资料是他10本日记形式的“安格尔笔记”,其中9本保存在安格尔的诞生地——法国南部的蒙托榜市安格尔艺术馆内,而他对美术的基本学说和思想主要是在第9本笔记里。

1870年,巴黎出版了亨利·德拉波尔特的一本专著《安格尔:他的生活、创作和艺术主张》(*Ingres, savie, ses travaux, sa doctrine*. Paris, Plon, 1870),该书第一次披露了安格尔本人的一些日记和笔记摘录,它成了目前国外研究安格尔遗稿的较为可信的依据。

以后,欧洲各国又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安格尔艺术的论著,其中数阿莫里·杜瓦尔一书《安格尔的画室》(*L'atelier d'Ingres*. Amaury-Duval. Paris, 1924)中有关资料最有参考价值,因为作者是安格尔的学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安格尔大量的生平事迹。

我们从1962年苏联艺术科学院的一个译本《安格尔论艺术》中选译了出来,该书已按笔记内容整理成几个题目:安格尔谈自己,谈艺术的美,谈批评与趣味,谈素描,谈色彩,谈对古典艺术及

前辈巨匠的研究,谈实践,谈几件美术作品和几位美术家,谈音乐,谈沙龙,以及一部分安格尔的书信摘录和年表。

本书还附录了安格尔同时代一些著名批评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研究价值在于它们对安格尔的评价是互为抵触的。泰奥菲尔·戈蒂叶是安格尔的绝对拥护者,他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所肯定的仅是安格尔对“理想美”的充分体现;查理·波德莱尔则是德拉克洛瓦的狂热崇拜者,可是在这样一位与安格尔尖锐对立的浪漫主义信徒的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安格尔在绘画的某些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泰·希尔威斯特是当时民主主义艺术界的喉舌,他的文章很刻薄,不过尽管言词激烈,字里行间仍可感觉出作者正视安格尔艺术的巨大意义,尤其珍贵的是作者在文中引述了安格尔本人的一些公开言论,这些言论发表后一直为当代艺术界人士所承认。这几篇评论文章对读者阅读研究安格尔的艺术笔记大有帮助,故一并译载于此。

——译者

目 录

安格尔谈自己/1
谈艺术的美/17
谈批评与趣味/24
谈素描/29
谈色彩/38
谈对古典艺术及前辈巨匠的研究/44
谈实践/54
谈几件美术作品和几位美术家/59
谈音乐/71
谈沙龙/75
书信摘抄/78
注 释/101

附 录/115

回忆安格尔的片断/117
同时代人论安格尔/124
展览会上的安格尔/132
安格尔的真实写照/144
安格尔先生/167
安格尔生平大事年表/169

安格尔谈自己

一个好的画家只有在熟练掌握自己的业务并真正具备摹写客观对象的本领,最主要的是他学会整体地去构思自己的画面时,即只有当他热情奔放、一气呵成画完他的画以前,就已胸有成竹,一切才能达到和谐统一。这是作为艺术家所应具有的特色,他得日以继夜地想着自己的艺术。如果你已是一位美术家,就要有这种进取心。一个人从他过去大量的创作实践中可以得出一种经验,即一个有才能的美术家当他个人的能力正好适应他的用武之地时,他每天所创造的正是他以前认为不可能取得的成果。

我觉得我正是这样一种人。我每天都在进步;我从来也不觉得我的劳动轻松,而且我的作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好相反,我比以前完成得更多,也快得多。面对着我的客观对象我不能不忠诚地画好它。为了挣钱而迅速画完一幅作品,这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
(1813 年)

我想为艺术而永远活下去。我希望让岁月和智慧来纯洁我的情趣,不使热情熄灭。我向来崇拜拉斐尔,崇拜他的时代,崇拜古希腊,尤其是神话般的希腊人;在音乐中,我崇拜格里格、莫扎特、海

顿。我的藏书是二十多卷不朽的名作,所有这些使我的生活充满魅力。(1818年)

因为我画画时力求精到,进度迟缓,所以挣钱很少。我很穷,工作也很勤奋,而且敢说是兢兢业业的。38年来我本可以积蓄将近1000个艾叩(法国古金币——译注,文中译注皆为中译者注),要知道我每天得生活。然而我的哲学,我对艺术的纯洁心地和情愫,加上我那聪慧妻子¹的美质在激励着我,给我力量,使我感到相当幸福。(1818年)

创作开始时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后只能博得少数人的欢心,一切都得强忍下去,这是美术家的任务,因为艺术不单是一种职业,而是替人效劳。所有坚忍不拔的努力迟早会取得报酬。我也将受到褒奖,那就是拨云见日了。(1820年)

卓尔不群、洁身自好、知足常乐,这三者意味着真正的幸福。守身养心万岁!这是适当的生活准则,奢侈会破坏人们的心灵纯质,因为不幸的是,你获得的愈多,就愈贪婪,而且确实总感到不能满足自己。摒弃那些所谓上流社会用以消磨时光的无聊玩意儿吧,朋友的圈子要小一点,要和你有同样的个人爱好和生活经验,都有从事艺术的情操;文学和科学能占去你的全部时间,使你成为一个非凡的新人。这种乐趣的源泉取之不尽。依我看,这样的人才是幸福者,有真知灼见,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1821年)

我作画至今日(1821年4月20日),许多作品都不比别人的差,或许可说是全神贯注完成的,但从来没有因追逐金钱而迫使我粗制滥造,由于我对待自己的作品过于精心,往往完成后在构思上不符合时代精神。最后,我终于明白我的作品被敌对者视为最大的缺陷,原来在于我的作品不像他们²。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谁是正确的,是他们还是我;问题并没有解决,看来要等待将来,由我们的子孙来作出公正的裁决了。尽管如此,我仍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创作在很久以前就只追慕一种范本——即产生于那个光辉时代的古典艺术及其杰出的艺术大师们,拉斐尔为这一时代建立了一个永恒不变的艺术美领域。我感到一种我确实在用自己的绘画证明我倾全力模仿他们的倾向,并继续走他们所开创的那条艺术道路。

因此,我是一个忠于他们学说的捍卫者,而不是革新者。但我也并非像我的刁难者所武断的那样盲目模仿他们,我尽管卓有成效地运用14至15世纪的艺术学派,可是比前人观察得更全面一些。维吉尔善于从艾尼亚的陈词滥调中发现珍宝³。纵然有人谴责我对拉斐尔和他同时代画家的崇拜过于狂热了,我依然只在客观对象和这些艺术巨匠的杰作面前为之倾倒。(1821年)

我在精打细算我的高龄,它总是想报复我。(1821年)

不要以为我对拉斐尔的偏爱会使我变成猴子,何况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想,我在模仿他的时候,我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请问著名的艺术大师谁不模仿别人?从虚无中创造不出新

东西,只有构思中渗透着别人的东西,才能创造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所有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荷马的子孙⁴。

(1821年)

多亏大自然赋予我某些智慧,我得努力创造出一条前进的道路,以便沿着这条路去求取知识,如果我觉得有时候我能取得一点进步,这是说,我已有所觉悟。我什么也不懂。自从我在那些高超的艺术中感受到其中的完美与伟大以来,确实使我体会到一种令人沮丧的优越感,它会使人坠入五里雾中,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我将毁掉作品。我首先热爱的是真实,我认为美只存在于真实之中,荷马和拉斐尔创造的那种真实是美的,所以我得不慌不忙地把我所学到的一切付诸实践。

与此同时,观者的愚昧无知,也足以使我把最后一点自由时光消耗殆尽,弄得我彻夜不眠。说实在的,所有这些苦楚和灾难就像爱情中的坎坷,或者恰当地说,像一种坚贞的母爱所遭致的痛苦。偶尔的成功,不大的荣誉,或者一点或多或少的自满,都可以重新使你经受一种舒适的“精神折磨”。(1821年)

假如能用法律确立一项名目,授权去消灭我们这个时代的愚昧,我将是多么幸运啊,我一定能轻松愉快地从事我的艺术了。

(1829年)

我觉得在我所生活的年代里,凡是不值得惋惜的事物就不必眷

恋。我突然移居罗马,使我心情很沉重⁵。我早就感到我和朋友间的深情厚谊,却没有想到会如此之深,现在离开他们我总觉得若有所失……

是的,在罗马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我才在各方面开始适应;我和我的前任院长相处得很融洽⁶,但即使这样我并没有受骗上当,我仍将我行我素。这里有风度翩翩的大使馆官员,有能干的使馆秘书,我的领奖学金的学生们对我充分地信赖和尊重,我和他们也和睦共处;这里有舒适而设备齐全的房子,我的妻子以她素有的干练料理着这一切,直至财务,这对我来说尤为重要。总之,她免去我许多额外的负担,减轻不少使我疲惫不堪的日常操劳,我应当引为荣幸。当然,如果能将已经离别的人们忘掉,而又不为这些离别思绪所苦的话,那我对眼前这种受尊重的地位就称心如意了。(1835年)

教皇利奥七世待我们恩礼有加! 古罗马卡辟托林山冈神殿内的维纳斯像,竟像一个犯丑行的妇女一样被藏到隐蔽之地——圣弥塞尔去了。若要见到它须经过特殊许可。一般来说这里所有行事都得经过许可方能办到。大葡萄叶子把男女雕像都覆盖了起来;公共建筑都在城堡内;圣保罗教堂按照瓦拉第埃⁷的方案不断地修饰着。一言以蔽之,就这方面看,罗马已不再是罗马了。古迹在风化,壁画在褪色,一切都不堪入目! 宗教仪式平淡无味,城里城外的色彩也很单调。到处是时髦的彩缎软袖子。一切都在堕落,虽然如此,人们的脸是美的。古典美术作品还是那么宏伟。天空、大地、教堂建筑旖旎多姿,而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是拉斐尔光彩夺目的艺

术美,它是真正的圣物,它为人民所接近,整个罗马依仗着它继续居于世界各大城市之首,巴黎——则退居为第二位。(1835年)

一位部长⁸远道而来,找我谈为圣马格达琳教堂装饰壁画的事,并在他的亲笔信中建议我参加这项工作⁹。我回答:“不。”我这样做有多种原因。我只屈从于我的内心意志:首先,我想在已经住了六年的罗马住下去,现在我在这里感觉很好,假如将来会引起人们的嫉妒,使我增加我总在躲避的苦恼的话,再作计议。我好不容易克服了至今仍在刺痛我心灵的那种对一切愤世嫉俗的感情。我宁愿做一个独特偏见的人,放弃一切我本打算在今后去做的事,所以我不能断然离去;还因为这些庞大的任务基本上得由我来接受,就是说,首先是交给我的……

这件工作不管怎么诱人,他们是出乎意料地感到无人能胜任这项任务之后才提议交给我的。当然,机不可失,况且一切又都是那样顺我所好。可是,唉!我怀着一种刺激性的快感喊出了这一声“不!”(1836年)

我那几幅小作品《安提奥赫和斯特拉托尼卡》和《小宫女》得以完成是出于我的自重,是为了尽我的职责。¹⁰其实,这几幅画是小题大做了。我以极大的耐心画完它们。我很有耐心,不幸的是我往往会落入这种境地;即使这几幅画要耗去我的一生,甚至直到我死去,我首先感到满足的却是这些画。我从不轻易把我的画,尤其是以仓促完成的画稿去滥竽充数,这好像我不愿做一件蠢事那样。(1836

年)

虽然也有人多次好意地劝我：“赶快收收尾吧！别再重画了。”如果说我的创作已大功告成或者说过得去了，那是在我20次重上画架、苦心孤诣地精心加工之后才取得的。以前是这样，显然今后我将永远是这样。我是否有检查自己的必要？让别人去判断吧。我难以改弦易辙。(1836年)

现在我感觉良好¹¹，罗马已完全把我吸引住了，要我提前离开这里，我会感到失望。况且这里的霍乱可能会很快被扑灭¹²。据闻霍乱病确已波及屈拉斯特凡尔了。有人对我说，现在我回国的理由有了。不，我不能走。我们可以逃出罗马，但不能去巴黎。此外，目前我还是这里的“族长”（安格尔时任罗马法兰西艺术院院长——译注），我应当并且也愿意站好最后一班岗，这是不言而喻的。(1837年)

每当我们思念我们的朋友时（我妻子和我经常这样），我们就憎恨这种流亡生活。尽管它是那么优美，但这毕竟是名副其实的流亡。看不见自己的朋友，不能和他们共聚欢乐，这等于是处在半死状态。(1837年)

有人建议我给凡尔赛画画。为了不耽搁答复的时间，我说“不”，因为我已经下了决心，永远不为公众画任何东西。(1838年)

我很赞成拉封丹的箴言：“对于恶人没有和平。”

巴黎正掀起一股攻击我的浪潮，指责说，近一个时期在罗马领奖学生的作品中有一种受我影响的普遍倾向。这算什么，确有一定影响，我敢保证，任何一个院长，当然他不是列蒂埃尔¹³，也不是坦维宁¹⁴，肯定都会把自己的艺术思想作用于他的学生们。至于我的影响是否好，是的，非常好，再好也没有了。我那倒霉的敌人是些伪善的骗子，他们想用有害的教条控制一切！但已被我那真、善、美的学说驳得体无完肤了，他们是无法医治被我击中的创伤的。随便吧……尽管我还不大受公众欢迎，但是那些有教养的，甚至不大有教养的公众都在全面分析我的思想，我要请他们到法庭上去和我辩论。法庭最终不偏向我一边是不可能的。

我预感，我生命的余年将惶惑不安。那些走狗显然时刻在寻找机会想撕碎我，只要他们的魔爪还未夺走我的画笔，我将置之度外，做我该做的事。我暂时还得忍让，等待时机报复我的那些冥顽的诽谤者，这个时机一旦来到，我将揭露他们于光天化日之下。我愤怒，在这一群蠢驴中还有我的少数朋友，我明白，我有不容争辩的证据，总而言之这些朋友在其间。此外我就不知道，在这块我们如此孤独的地方还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善良的朋友离开了我们，他们回家了，可是我们还得在这里度过漫长的两年，在此期间我真想再和他们见一面！大概有人认为，我可能被迫宣布与法国断绝关系，与我那美丽的故乡，与那块有我们舒适栖息之所的国土诀别。我已习惯于这种忧心忡忡的生活，说实话，这种担忧容易变成现实。天哪！

庸夫俗子们到头来总是弹冠相庆吗?! (1838 年)

我在这里不很幸运,尽管这样,我仍要坚持到最后一天。我在计算着我能和朋友们重修旧好的日子,但是在巴黎,我只打算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音乐和我的内心世界以及可数的几位知友(很少,寥寥无几)之外,我什么也不信任。(1839 年)

无须赘述,我应当用眼睛盯着一切,包括任何决议给我所造成的困难等等。这个国家全然变了。从前的罗马,即对艺术家从来是乐善好施的罗马已不复存在了。所有的大门都已关闭,使你感到事事都得央求,逆来顺受。我怎么适应呢!何况,拒绝是经常的。末了,我还得向自己的使馆提出要求和无休无止的抱怨,我虽也想维护尊严,但总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罗马的学校里有许多不足之处,我怎能不分青红皂白,也不能袖手不管。我就是这样身不由己地生活着。我终日忙碌,可总是受到冷遇。我想做一名称职的院长,切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结果总要受到申斥,怨谁去呢?现在我的学生们对我比过去更有所依恋,如果这点可以自我解嘲的话,也算是对我的一点鼓励¹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将加倍努力,为的是有朝一日给我那些卑鄙无耻的敌人以回击。(1839 年)

我那善良的妻子安慰并规劝我,竭力想帮助我摆脱这种烦恼,可是往事总使我悲愤欲绝,正像俄瑞斯忒斯(希腊史诗:俄瑞斯忒斯为替父亲阿伽门农报仇,杀死了母亲——译注)一样,我自叹命薄,

因为我在这里侨居已逾六年,所得到的只是悲观失望。我不打算列举这些接踵而来的重重障碍,来诉说我的悲愤原因。此外,尽管我忍辱负重,但还是有许多我无法克服的,而且敢说是一些不断被我证实了的麻烦。我不是泥塑木雕,相反,我极其敏感。(1839年)

我刚画完我的画(《安提奥赫和斯特拉托尼卡》),就染上了疟疾。该死的疟疾!罗马和那里的水土是无法共存的。是啊,它已经不是我从前认识的罗马了!这里的一切都让人难以忍受。我在这里还要住五个月,第一个月过去了。幸好我未必再有时间去感受这里的忧患了,因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完成三幅油画和其他许多事。(1840年)

尽管我感到无上荣幸,这是我有生以来获得的一次独步当代的声誉¹⁶,但我在日常生活中严守着一个美好的准则:贵在自知之明。我素来以此鞭策自己:我心里明白,只有那些确实有求于我而蓄意奉承的人才对我作那些无节制的赞颂,至于其他,我统统把它作为进一步完善我创作的一剂有效良药来吸取……并借此化为我得以扶摇直上的翅膀,不过我还要感谢上帝,是他赐予我这些成就。(1840年)

我终于离开罗马了。只是在离别它的时候,我才感到无限惋惜。罗马如今对我们说来依依难舍。天呀!我要和拉斐尔告别了,我简直像孩子那样地哭泣,热泪满面。谁知道我何时再能见到梵蒂

冈？在此和我深为尊敬的朋友、学生们分手的动人时刻里，我怎能再说长道短，把我这些领奖学金的学生留下已使我深感不安。但同时，我也在思想上宽慰自己，不久我又将和另一些朋友见面，或许他们会更使我倾心一些。（1841年）

我接受了几件巨大的订制创作¹⁷。我接受的任务很多，而且提交的方式如此合我的心意，我不能不欣然说一声“可以”。也许是我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地位，一切由此产生的成果把我推向社会注意的中心。我太忙了，以至把我六年来始终保持的个人自由都给破坏了。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像从前那样有足够的勇气在动荡的艺坛上进行搏斗。六年中间我一直陶醉于自己罗马法兰西艺术学院院长（这已有所获）身份的幸福之中，但是人们总爱否定我做的那些好的方面，或者是嫉妒它！尽管我对自己新的地位有些惶惑，可是那些赞美、夸奖，甚至向我作出的尊敬表示统统都战胜了我先前的复仇心理。反正我在前进，一切悉听尊便吧！有一点我大概是有数的，即我的敏感在逐年地增强，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必须全力克制，因为我若过分激动，我就会立即轻率地作出决定，像逃走的让·德·尼维尔¹⁸那样为人所不齿。目前我在为祖国服务，不想见异思迁，这里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1841年）

有时我非常满意自己的创作，我觉得幸福，尤其是当我在隔了很长一段时期重新看到被我推向世界上的这些作品时，这些由我心灵生出的孩子不知费去了我多少心血，使我蒙受了多少辛酸。（1841年）